

从辩驳。《元西域人华化考》的问世让人们知道在历史上中国的文明曾被西域人如此尊崇,增强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进而对“全盘西化”之风气有所反思。陈垣先生曾自述写作此书的动机:“此书著于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又值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故其言如此。”历史学者心怀家国民族,史家之笔虽不如文学家的笔那样华丽巧妙,但真实的历史总是最强有力的。陈垣先生在家国衰敝、列强环伺、民族自信低落之时,用史家之笔书写出中华文明在历史上的真实影响,借此规正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可谓功莫大焉。

唐代史家刘知幾曾总结史家三长,曰“才、学、识”;清儒章学诚又增益以“史德”。史才、史学、史识、史德是评价历史学研究者四个最重要的尺度,也是历史学者需要不断追求的能力与品质。史家之四长虽然有不同的指向,但究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均在“求真”。无史才则不能分辨真伪,无史学则不知如何求真,无史识则不知何为求真,无史德则不知因何求真。当下的中国处于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历史学者须牢记“求真”之初心,为国家和民族的腾飞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2018年1月3日,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致信祝贺。贺信特别强调了历史研究的重要价值。

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界的今天是从世界的昨天发展而来的。今天世界遇到的很多事情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的很多事情也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以史为鉴,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更是中华文明连续不中断的重要原因。历史中蕴含着普遍真理,但这些真理只有通过研究历史才能揭示,才能服务大众,真正起到鉴古知今、彰往察来的作用。

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强大的前进定力。“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①

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人民已经完成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进入了强起来的崭新时代。“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②新时代呼唤史学工作者在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多出成果,呼唤史学工作者在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上多作贡献。新时代对史学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世界格局正处在快速变革的历史进程之中,“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已经成为推动世界经济不断前行的重要力量。即将进入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迫切需要借鉴吸收对人类有益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就,迫切需要总结中国的辉煌成就与实践经验,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办法与学理支撑。中国的史家理应在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通古今之变,周万事之理,记录时代伟业,书写中华智慧,以中国的经验惠泽世界,以中国的理论服务人类。

① 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5年8月24日。

② 习近平:《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人民日报》,2019年1月4日。

历史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不了解历史就很难理解现实中的社会科学,回应社会的多种诉求。在融通各种资源、汲取人类知识精华、推进理论知识创新业已成为当今之要务、社会之急需的今天,中国的史家理应充分利用历史的智慧,积极参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及教材体系的构建,为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出思想,献良策。

众所周知,历史是客观世界以往的发展过程。创造历史的主体是人,是人的实践。人是实践的前提,也是实践的结果。从严格意义上说,历史学就是一门研究人类实践活动的学问。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了唯物史观,即唯物史观。“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使历史学成为科学的事实不仅仅是历史文献上的事实,而且是决定历史发展客观基础的事实。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②唯物史观的创立及其在实际中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历史学在西方话语和学术体系中的地位,为“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提供了科学的途径^③。唯物史观使历史学成为科学。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一著名的论断。

2015年8月2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信祝贺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在济南召开。在信中,

习主席首次提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一重要论断,把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2019年1月,总书记再次强调“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一认识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伟大建设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重大成就,是实践成果理论化的重要标志,对我国乃至世界学术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肩负着为社会育人的重任。我们有责任在继承我国优良历史学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书写历史学人才培养的新篇章。中国需要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需要有一批“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的大思想家。应该看到,有百余年优良传统的北师大历史学科,已经积累了很好的育人经验,取得了众多辉煌成就,但与时代的要求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还需不断努力,还需在历史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完善、内容的丰富、手段和方法的改进等方面,在历史学教材和历史学教育现代化课程体系的构建方面采取更合理、更有效的措施,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作为历史学教育的重镇,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理应在未来历史学家的培养方面作出贡献。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肩负着为时代立言的使命。我们的前辈学者在为民族立言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举例来说,白寿彝先生于1951年5月5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的文章,指出,历史研究应当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先民的活动。这一论点,对于合理确定中国历史教学与研究的范围具有重要意义,对维护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具有重大价值,为我国制定相关的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又如,白寿彝先生起实际领导作用的中华本《二十四史》点校,不但很好地完成了毛主席、周总理交给的任务,而且为中华文明的弘扬与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再如,北京师范大学清史研究小组编写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对中俄边疆争议问题、谈判情况、条约文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5页。

本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当时的中苏边界谈判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最近十余年以来,北师大历史学院教师撰写出版的《历史文化认同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研究》《中西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等都在回应西方学者挑战,建立中华文化自信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习总书记的贺信在充分肯定我国历史学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也给当今的历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要求。强起来的中国迫

切需要丰富、精深的理论创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思考重大的历史问题,书写出融民族性与时代性于一体的名篇巨著,“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这是党中央对广大史学工作者的殷切希望,也是我们未来奋斗的目标。

应该说,生活于新时代的历史工作者是幸运的。我们感恩于这个时代,我们感恩于这个时代为我们创造的各种条件。我们只有勤奋工作,只争朝夕,才能不负社会的重托。历史工作者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 蒋重跃 责任校对 蒋重跃 侯珂)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Exploring the Laws Applicable to all Historical Events

LIU Jiahe, QU Lindong, CHEN Qitai, ZHENG Shiqu, CHAO Fulin, YANG Gongle

(School of History,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

Chairman's Not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19,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s established in Beijing, and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to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generalizing historical experience, exploring historical laws, figuring out historical trend and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storiography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ressed his hope that the institute could publish a series of insightful works and cultivate historians expertised in both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ies.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his congratulatory letter, the Journal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ld a written discussion on the value of historiography,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historiography and sociology, the responsibility of historians and the task of the history discipline in BNU. The discussion is profound and comprehensive in theory, thought and analysis, and reflects the spirit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contemporary historians in the new era. (YANG Gongle)

Keywords: congratulatory letter from the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Academy of History Studies in China; historiograph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discourse system